

緣盡情未了

【台灣】林曉筠



花城出版社

缘尽情未了

粤新登字05号

责任编辑：虞 苇

装帧设计：李碧华

责任技编：岑宇峻

缘 尽 情 未 了

〔台湾〕林晓筠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375印张 1 插页 116,000字

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,000册

ISBN 7-5360-0970-4/I·869

定价：2.50元

1

宋雅芙将门打开，看着站在门外的何逸舒。何逸舒一身的风尘仆仆和疲惫，两个女人激动的看着对方，逸舒把手中轻便的行李一放，接着两个女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。

宋雅芙松开逸舒，退后一步的打量着逸舒。

“有七年了吧！”雅芙笑着叹气。“你真的跟七年前完全的不一样了，再也不是那个成天调皮胡闹、爱捉弄人的小鬼了！”

何逸舒淡淡地一笑，神情落寞地回看着雅芙，脸上有股怎么也抹不去的历尽沧桑感。

“你坐一下，我去给你倒杯果汁。”一说完，宋雅芙转身走向厨房。

何逸舒往沙发一坐，环顾四周，表情是那么的凄然和无助，令人看了心酸。

宋雅芙端了两杯果汁出来，递了一杯给逸舒，然后往逸舒的身边一坐。

“你这几年好吧？！”雅芙看着逸舒。“听我妈说你去了欧洲。”

何逸舒喝了口果汁，朝雅芙淡淡的一笑。“回美国没多久就去了，然后一待就是五、六年！”耸了下肩。“直到去年实在混不下了，才又回到美国。”

“你……”雅芙迟疑了一下，才犹豫的开口问道，“你结婚了吗？”

“在欧洲的第一年就结了！”何逸舒将果汁一饮而尽，轻轻的将杯子搁在茶几上，满脸的无所谓。“是个英国人！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没什么然后！”逸舒自嘲的一笑。“只维持了半年就离了。之后我就从一个国家流浪到另一个，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，没混出半点名堂。”

“我印象中的你不是这样！”雅芙注视着逸舒，想从她的脸上找出些什么。“你为什么不过来？你明知道我哥哥在等你！”

何逸舒猛的起身，和雅芙拉开了一段距离，背对着她。

“他现在好吗？”语调不稳的。“还在等我吗？”

宋雅芙没吭声。

何逸舒转过身，急急的解释着。“我知道我没有资格问，只是……”

“他还没有结婚！”雅芙淡淡的开口，打断了逸舒的话。“不过已经有快论及婚嫁的女友了。”

宋雅芙说完，仔细的打量着逸舒。

何逸舒的视线投向远方，喃喃的自语着：“相遇是缘起，相识是缘续，相知是缘定。”接着轻叹一声。“忘了是在哪里看到的。”

“那你这次回台湾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”逸舒无可奈何的一笑。“也许过一阵子我就回美国，反正目前没什么要紧事，到处的晃嘛！我不会打扰你们的！”

宋雅芙责怪的看了逸舒一眼：“你这是什么话?!未免太见外了吧!我们随时都欢迎你，什么时候把你当外人看了?!七年前没有，七年后也不会!”

何逸舒笑笑，又走回雅芙的身边坐下。

“你知道吗?小宝都要国小毕业了!”雅芙充满了母性的骄傲说着。

“哇!”逸舒惊讶的笑着摇头。“我走的时候他才念幼稚园而已，天!真的有这么久了?!”

正说着，门铃声响个不停，雅芙优雅的起身走去开门。何逸舒则盯着茶几上的花瓶发呆，没一会，她猛然的感到来自背后的一股寒意，她缓缓的起身，转过头，怎么也没想到迎上的却是宋伟杰冷冽、毫无暖意的双眸!

宋伟杰的神情却似乎是一点也不意外会看到她，他一步步的朝逸舒逼近。

“好久不见了!”宋伟杰冷冷的注视着逸舒。“你还记得我吧?!”

何逸舒的心一颤，却本能的武装起自己，勉强的一笑：“怎么可能忘呢?”

“是的!”宋伟杰的肩突然一垮，痛苦的一笑。“我想也是不可能!因为我就没办法忘记!”

何逸舒咬着牙，强忍住泪，哀伤的看着宋伟杰。

宋伟杰重重的叹了口气，坠入了回忆的深渊。

宋太太坐在沙发里，看着面无表情的儿子。宋伟杰轻轻的放下手中的咖啡杯，冷静而没有丝毫的表情，用着无关痛痒的语气道：

“妈！你真的确定这样做好吗？”他顺了顺头发，站起身看着他五十开外，却依然风韵犹存的母亲，“你明知道我不顺眼这种小鬼！”他又瞄了茶几上的相片一眼，习惯性的皱眉，把手放进了裤袋内。“尽管我知道自己的毅力和耐力惊人，但是我不认为我受得了这个有着庞克式的五彩短发、和太妹般穿着的小鬼！”停了下。“你确定她真的成年了吗？”他略带嘲讽的说着。

宋太太看着自己高大、冷峻的儿子，她可以感到他强烈的反对和不赞成，她也知道这对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“伟杰！”她慈祥、轻柔的喊了一声。“逸舒今年已经十八岁了，是个小大人啰！看照片后面的日期，那已经是三年前的照片了，谁没有年轻、叛逆、想证明自己已经长大了的历史？！”她笑了下，似乎在回忆。“你念高中的时候，还不是抽烟、喝酒、逃学、打架、交女朋友的。哪样新鲜的你没尝过？！大过、小过、警告通知不断的！而你不也过来了！”她看着儿子脸上难得的笑意，曾几何时他已变成一个冷漠、刚硬又绝不温柔的男人。“看看你现在不是又稳重、又成熟，一副泰山崩于前也不改其色的架势！”

“那是因为我现在已经三十二了！”他收拾起脸上的笑意，又恢复了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。“爸爸的事业做得那么大，我又没多几个兄弟来分担责任，所以我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时间再过那种疯狂而漫无目的的生活！反正我也过厌了！需要工作上的挑战来满足自己！”

“我知道！”宋太太安慰的喝了口茶。“我的意思是要说逸舒也会长大啊！她用眼神指了指逸舒的相片。“瞧瞧她的五官多清秀，眼睛又大又漂亮的，笑得那么甜，还有对可爱的

小酒涡，真讨人喜欢！”她像推销什么似的如数家珍，也不管她儿子嫌不嫌烦。

“妈！”他啼笑皆非的望着他的母亲。

“你不要心存排斥嘛！你何阿姨信上也说了，她是拿逸舒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再加上那个外国佬惹出来的纠纷，她才不得不把逸舒送回台湾一阵子，不会太久的！更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！”

“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和这种小鬼相处，你明知道我连舅舅的角色都扮演得不太好！”他有点沮丧的往沙发一坐。“她在台湾总还有其他的亲戚吧！或者……”他停下来，侧着头看了看他的母亲。“我愿意负担她住饭店和在台湾的生活费用！你也知道我没有一天空闲，大大小小烦人的事和一大堆的会议，回到家实在没有精力再去侍候一个小鬼！”

“我到日本也不过三个星期而已！”宋太太无可奈何的说道，“哪里知道就这么凑巧。而且逸舒也不是小鬼！用不着你时时刻刻去盯着她、陪着她！”她拍了拍儿子的肩。“你何阿姨是妈妈大学时的室友，又是最谈得来的朋友，说什么我都不能放着逸舒的事不管。我只是希望你有空就陪陪她，带她四处走走、看看的，又不是要你当保姆，放着正事不做的守着她！”

宋伟杰挑了挑肩，手不经意的抚平西装裤上的皱褶。

“何不让她到妹妹家住？！”他抱着最后一线生机问道，反正他绝不轻言放弃。“雅芙和立雄都是老师，一定可以变化她的‘气质’。”他冷冷的嘲讽道，“何况我们孤男寡女的总是不太好！”

“得了！”宋太太放心的笑着。“我知道你对小女孩没兴

趣。而且就我所知，光公司里那些崇拜你、处心积虑想逮住你的那些女人就够你去应付的了。”收拾起玩笑的口吻。“你妹妹白天既要去上课又要照顾小孩，实在也够她折腾的了，哪来的精力再去照顾逸舒呢？”

宋伟杰深吸了口气，似乎再也找不出任何反驳的理由和藉口，平时做生意的精明头脑、敏捷的应付，这会全派不上用场了！他真是心有不甘，突然的觉得自己被彻底的打败了。这个尚未见面的小鬼，彻底的粉碎了他的计划，破坏了他原来可能优哉、写意的生活。再瞄了相片一眼，那女孩脸上自信、明朗的笑容似乎是在嘲弄他此时的无可奈何，一股连他都无法控制的怒火正往上冒，她人不在这里都能使他的脾气和冷静失去控制，真不知道见到她本人时会演变成如何？也许是场世纪的大灾难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了？”宋太太关心的问道。

“我能说什么？”他微微的牵动嘴角。“她有没有打算待多久？预定何时回去？”

“伟杰！”宋太太嚷嚷道，“逸舒人都还没到，你已经在算计她到底什么时候回去？！”

宋伟杰忍不住的掏出烟点上了火，打破了他在家尽量不抽烟的习惯，猛的吸了一口。“我实在不知道现在年轻女孩的心里在想什么，你也知道我来往的女人都是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！”宋太太略带怒意的打断了她儿子的话。“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些女人吗？不是欢场中的就是那种烟视媚行、一派浪漫的新女性，我可把话讲在前面。”她严肃的看着他。“你玩玩可以！要认真就不必了！那些女人都别想进我宋家的门！”

“妈！你扯到哪了？！”宋伟杰把烟摁熄。

“反正逸舒的事就是这样了！说不定她 现在变得又端庄又成熟的，人都是会变的嘛！给她一个机会，说不定她还可以教些东西给你！”

“是啊！”宋伟杰冷笑道。“我真的要期待看看她能教我什么了。”

“逸舒是大后天的飞机，详细时间你何阿姨会再打电话来，到时你就抽个空去接机！”

“妈！”他不同意的抗议着，猛的站起身。“星期六上午我要到台中的工厂去视察，下午要招待新加坡来的一个客户，谈一笔大生意，晚上又有个推不掉的应酬，我哪来的时间去接她？！更别说侍候她了！”他压抑着自己的怒气。“不是我不近人情或真的对她心存偏见，我实在是走不开！”

宋太太侧着头想了一下。“那你派个人去接她。”

“这样好了！我要雅芙去接她，然后晚点我再到雅芙那儿把她认领回家。”

“这样也好！反正我和你何阿姨是把她交给你了！你要负责好她的一切！”

“好了！妈！”宋伟杰不耐烦的挥手。“我会把她照顾好的，你就别在那瞎操心！只要她别和我过不去，我会奉她为上宾！”

宋伟杰拿起了茶几上的相片再一次的端详着，相片中的女孩似乎在对他传递着某种讯息，笑容甜得令宋伟杰感到无法抗拒，忘却了对她的敌意和排斥。

“怎么样啊？！一切都没问题吧！”

“就算有我也会克服的！”宋伟杰收拾起复杂的心情，淡淡

的说者，声音中有着坚决和绝不妥协，他不相信自己会被这个小鬼难倒。

这时宋太太在心里笑着，她和何忆心私下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配成一对，两人也好更进一步的结个亲家缘，问题是如何使一个不肯被绑住的男人，和一个不受传统、礼教束缚的女孩拴在一块的。真的要靠缘分了，宋太太心里想着。

“什么?!”宋伟杰对着电话大声的吼着，使得站在他面前的秘书吓得笔都掉了!“你说你不能去接机是什么意思?!”

“小宝人不舒服嘛!”宋雅芙把话筒拿远点。“我本来想带他一块去接逸舒的，结果他病恹恹的不想动，我又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，你随便派个人去接她就是了嘛!”她隔着电话建议道。现在才三点半，赶去的话还来得及!”

“真是……”宋伟杰气得快说不出话来，会议室里还有新加坡的客户在等着。

“我早晚会被你气疯，也不早点说，临时叫我上哪去找人?下班的都走了，留下来的又都走不开!”

“哥!小宝不舒服又不是我能预料到的，而且我又不知道她会不会说中文?你的外语是一流的，你抽空去嘛!生意交给其他的人去办就是了。否则花钱雇他们做什么?!”

宋伟杰斜坐在办公桌的一角，手指则不耐烦的敲着桌面，怎会这么麻烦?!“好吧!你好好的照顾小宝，我自己处理了!再见!”

挂上电话，他站起身，抓起了椅背上的西装外套。“要张副总拖延他们一下，最好是设法把会议延到下个星期，我会再打电话回来，必要时我再赶回公司一趟。”见女秘书不停

的点头，他想了下说：“晚上‘汇丰’那要陈经理先去帮我挡一下子。”然后他翻了下桌上的一些文件，抽出其中的几张递给他的女秘书。“这些拿到‘公关部’，要他们尽早的对外发布！”

秘书小姐依言的点点头走出办公室，他瞄了一眼腕上的表，沉着地走出办公室，心里只有不满和愤怒，这个尚未见面就叫他秩序大乱的女孩，她最好是长大了，最好是已经转变成为一个温婉、懂事的女人，他可没有时间、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侍候她的！

等他跑步冲进机场的大厅时已四点半，他摘下墨镜，四处张望着，怎么也没见着相片中的女孩，如果她依然是那头庞克短发，应该是很好认的。何逸舒没找着，倒是不少女人在对他送秋波，眼神中流露着明显的邀请和挑逗，他冷冷的一笑，女人都是一样的！只要他愿意，女人将是他生活中不会缺少的东西！

在原地张望，守候了半小时，他告诉自己他放弃了。本想到服务台留话，但想到他又不知道她的英文名字，也没搞清楚她到底懂不懂中文的。反正他是仁至义尽了，等不到人也实在怨不了他，再戴上墨镜，他潇洒的走出机场的大厅，朝他的跑车走去，看看表，他满意的笑着。还赶得上“汇丰”的晚宴，至于这个叫逸舒的小鬼，她只有自求多福了。

何逸舒拖着大箱小箱的行李，更不提肩上的一大堆袋子、背包的，好不容易的走进了机场的洗手间，搁下那一堆东西，只拿了套衣服及随身的重要袋子，然后进厕所内换掉了她身上那一身淑女衬衫及圆裙，出门前她母亲硬是软硬兼施的强迫她穿上，只为了能给台湾的宋阿姨一个好印象。她

母亲始终不知道一件事，她恶作剧的换掉了她母亲本来要寄给宋阿姨的那张她的淑女照，而改寄了张三年前她那张颇具“历史”价值的庞克照，想到这，她忍不住的笑了，她等着看宋家人见到她的表情。

穿上了牛仔裤和T恤，她感到自在、自信多了，打开门，来到洗手间的镜子前，将一头长长的头发梳得发亮，用面纸把脸上的汗和灰尘拭掉，真的舒服多了，这时她才能真正的、关怀的笑，看着反映在镜中自己的笑脸，难怪杰基要说他是他所见过最甜、最迷人的中国女孩，她不高，但骨骼发育均匀，五官又细致，使她看来楚楚动人！令人怜爱。但天知道她是个运动方面的高手，尤其是跳舞、撞球、……样样精通。

看看表，已经四点半了，她已经在大厅中央站了好一会，也没有半个人和她说话，更别提什么接机的人，低下头，在袋子里找宋阿姨的电话，幸好没掉，走到公共电话前，拨了宋阿姨家的电话，响了半天却没人接，使她不禁丧气不已，搁下电话。妈妈曾提到宋阿姨还有个三十多岁的儿子，希望他不会太难相处。

叹口气的呆立在原地，一想到被“放逐”到台湾她就有气，若不是杰基那混小子，扬言得不到她就要和她同归于尽，她妈妈也不会吓得把她往台湾送，害她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被放鸽子。想到这，她的眼眶湿湿的，觉得好累、好倦，她想回洛杉矶，想回到妈妈温暖的怀中，回到她所熟悉的生活和世界，她想念她那群朋友，即使是必须面对杰基也可以，她要回家！她不要留在台湾！

失神的对着地址发呆，离开台湾十几年了，她又一点方

向感也没有，打起精神的找了个服务生，协助她把这一堆的行李弄上计程车。她大哥送她到机场时还曾嘲笑她是想到台湾定居，而她看着身边的行李，也忍不住的笑了，现在正值夏末秋初，她又不知会待多久，只好能带的全带了，平常用得到的要带，她用不到喜欢的东西也要带。

由高速公路下来，她直觉到台北变了好多，完全不同于她六岁离开时的印象，变得更加的进步、繁荣、吵杂而混乱，一眼望去，满街横冲直撞的车子，她怀疑自己会有勇气在台湾开车。这里一点也不像她在洛杉矶居住的小镇，那里又安静又祥和、保守。她突然的想到三年前她放暑假顶着庞克头回去时，曾吓坏了当地看着她长大的邻居们，让她那当教授的父亲气得要和她脱离关系，发誓再也不让她到纽约去玩，并禁足了她两个星期，直到头发恢复原色为止。此刻她异常的想念她那严肃不苟言笑的父亲，她宁愿面对他也不愿到台湾来，她就不信杰基真的敢对她如何？！他只不过虚张声势，想吓吓她而已，偏偏妈妈被他吓得差点崩溃。

一小时后车子停在一幢二层楼的别墅前，又劳驾司机协助她搬下所有的行李，付了钱道过谢后，望着远去的车影，她又拿出地址再核对了一遍，好在没错。看着深锁的大门，她猛摁着门铃，结果是没人开门也没人应声，她颓丧的往台阶一坐，将一些较贵重的东西揣在身边，其他的就随意的散置在脚边，用手支着下巴，看看身边一幢幢的高级别墅，笑着想到日子也许不会太难过吧！她在家给母亲宠惯了，实在是过不来苦日子，记得参加女童军的夏令营，每个小女生都快乐无比，只有她是笑着去，哭着回来的，直到现在，她还恨透了露营，搞不懂大家干嘛放着舒服的床不睡，到野地去

自己生火煮东西，睡在帐篷里喂蚊子？！愈等愈困，天色也渐渐的暗了下来，忍不住的打了个哈欠，于是她将头搁在膝盖上，不管三七二十一进入了梦乡。

宋伟杰小心的把车子开进他家的车道，正要摁下控制大门的按钮时，差点被眼前的景象吓倒，看着台阶上大袋小袋、大箱小箱的行李，还有一个双手抱膝，趴在膝盖上睡着了的女孩，一头像丝缎般的长发遮住了她的整张脸，缩着的身躯使她看起来异常的柔弱、娇小。这会是那个一头庞克短发的女孩吗？！但除了她不可能是别人啊！这可是一大奇迹！远超过他所能意会、想像。

他微带笑意的打开车门下了车，疾步轻声的来到了她的面前，弯下身，半蹲在她的脚边，轻轻的摇了摇她的肩。

“拜托！妈！再五分钟就好！”她依旧没动，但咕哝不清的以流利的国语说着，似乎还以为自己是在家中的床上。

“喂！逸舒！”宋伟杰不禁在她耳边轻柔的叫着，真地还是个小孩，他被她可爱的低语给逗笑了！“醒醒！”他继续地轻拍她的肩，顺手把她的东西移开，在她的身边坐下。“你可以先醒过来一下吗？”

何逸舒拨开头发拾起头，眨着惺松的双眼看着面前的男人！她不禁眼睛一亮，即使他是坐在她身边，她都必须抬头看着他。他有一头极短又极浓密的头发。锐利的眼神、冷漠的五官、粗犷的线条、历尽沧桑般的神情，使他看起来相当的严峻、不容易接近，但是却又那么的迷人。她心中想着，如果他到美国去的话，一定可以成为红模特儿，不过他可能不屑去从事那种出卖色相的职业，她诚心的希望这个好看又性

格的男人是她的宋大哥。

宋伟杰被自己强烈的心跳给吓住了。他见过也玩过相当多的美女，已经多到即使他见了再美的女人也顶多一笑而已，但眼前的这女孩使他感到莫名的心悸，使他强烈的感到自己将会因她而失去某些他绝不轻言放弃的东西。在她脂粉不施的脸上，有着刚睡醒后的自然红晕，眼神中所流露出的纯真，诚挚的令人无法设防，搭配得天衣无缝的五官，两片小小的红唇，他简直迫不及待的想看她的笑容。老天！他在心中骂着自己，又不是年轻小伙子了，已经没有什么女人可以使他心动的了，但这小鬼就是使他充满了柔情，想保护她、想疼爱她。

两人就这样对看了一会。

“你就是宋大哥吧！你不知道我今天的飞机吗？”直到何逸舒以略带质问的口吻问道，两人才一起打破刚刚心神交会的凝视。“你知道我在这个台阶上坐了多少个小时吗？”她愈想愈火，一到台湾就受这种活罪，明明在美国待得好好的，却被一个浑小子逼得到此避难，忍不住的红了眼眶。

“抱歉！”宋伟杰见她一副快哭了的样子，也不禁有点慌了手脚。“我到机场时已见不到你的人，实在是有事耽搁，我真的很抱歉！”他耐着性子的解释着，他该先回家一趟的。都是那张该死的相片，而且还有今晚那场该死的应酬，否则也不会让她在门口坐了这么久的，他一阵心疼及不忍。

何逸舒瞪着他，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气焰。“你知道一个人坐在这里有多无聊、多乏味吗？万一我碰上坏人怎么办？宋阿姨答应过我妈妈，说她会好好的照顾我的，结果呢？”她愈说愈顺口，愈骂愈流利的，用手指了指他的胸口。“你自

已说嘛!”

宋伟杰猛的站起身，低下头看着这个看似温柔、甜美，实际上却是个骄纵、任性、易怒的女孩。他先清了清自己的喉咙，控制着即将爆发的怒气，告诉自己她还是个小鬼，不要和她计较，不能和她一般见识，她还没有长大。

“让你在这里干等是我的错，有个生意上的应酬实在是非去不可，我诚心的向你道歉！希望你不要介意，我真的没时间想那么多，否则我早就先回来一趟了！”他试着好脾气的和她讲理。

“还说呢！”她也生气地站起身，发现自己比他矮了一大截，于是往上踩高了两个台阶，双眼平视着他。“我坐了十三个小时的飞机，千里迢迢的来到这里，又累又饿还带了这一大堆的行李，结果连个接我的人也没有，那也就算了。”她嘟起嘴。“我辛苦的坐车找到这里，居然又连个等我的人也没有，还得坐在台阶上打瞌睡？！你说！”她瞅着他，存心给他好看。“你能怪我这么生气吗？我不该生气吗？”她故意虚假的一笑。

宋伟杰深吸了口气，告诉着自己，不要和她计较，让她点，她还小，而且她似乎也真有发脾气的理由，他诚恳地看着她，强迫自己挤出一个笑容。

“不，不怪你！你是应该生气的，不过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们先进去再说话好吗？”他开心的看着她。“你只穿了件T恤，会着凉的，我们先进去！”

她静静的站在那，不动也不开口，看不出她心里在想什么？脸上的表情高深莫测的。

“你到底想怎样？”他疲倦的摸了摸自己的太阳穴，叹了